京剧艺术之魂

——锣鼓

王积利

自古戏曲离不开锣鼓，没有锣鼓伴奏不能称之为戏，离开锣鼓戏曲将不复存在。

中国戏曲历史悠久，种类繁多，博大精深，浩如烟海，犹如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的地质宝藏。据有关史料记载，中国的戏曲剧种有360个之多。在某些古老剧种形式之初，除演员的表演外，音乐方面，开始只有锣鼓伴奏帮衬，后来历经多年的发展完善，才吸收加进了一些丝竹管弦乐器，在绝大部分的戏曲剧种中，锣鼓至今仍在演出中起主导作用，没能脱离开打击乐的伴奏，锣鼓与其共存共荣，尤其在我国一些较大型的、具有代表性的戏曲剧种更是如此。像昆曲、秦腔、汉剧、京剧、川剧、评剧……实际上，在中国戏艺术这个母体孕育之初，锣鼓即随之诞生，并逐步加以完善，与之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。

京剧艺术被誉为国粹。京剧锣鼓在我国诸戏曲剧种里，是最具有代表性的。它自成体系，独树一帜，融百家之长于一炉，以其鲜明的节奏音响、规范的伴奏程式、独特的戏曲音乐语汇“锣鼓经”的表现形式，制约协调着整个演出的节律，统一舞台的风格。打击乐伴奏融合在每个局部和环节里，无论是多么细腻的表演，多么微妙之处，几乎都离不开它的开导、调节、配合与烘托。它如同血液一样，渗透在人的肌肤与五脏六腑各个部位。锣鼓作为一条纽带，把演员的唱念做打、栩栩如生的表演串联在一起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有机体。它似一串璀璨的明珠，以其鲜活靓丽的艺术形式，呈现在观众面前，使观众在视听方面，得到了高雅的艺术享受和薰陶，于寓教于乐之中，陶冶了人们的情操，净化了人们的灵魂。

然而，却有人低估了武场在戏曲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。把它仅仅看作是一种点缀或陪衬，无足轻重。更有甚者，认为锣鼓的演奏纯属噪音，应该取消京剧中的打击乐，用管弦乐器来代替，搞所谓的“改革”，一叶障目不见森林，如此幼稚荒谬的论调，我们只能嗤之以鼻。没有锣鼓伴奏的剧目，那等于话剧加唱；没有规范的锣鼓伴奏程式贯串全剧，只用管弦乐器来伴奏的歌唱舞蹈，那只能称作歌舞剧或交响乐。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，武场是京剧艺术的精华，是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无可替代的。削弱锣鼓，京剧会暗然失色，取消锣鼓，京剧即走向消亡。

京剧打击乐的演奏，不光是只有强音和力度，而且它还有悦音和弱音。它演奏起来轻重缓急弛张有序，抑扬顿挫刚柔相济，节奏变化层次分明。京剧武场有着各种样式的响器，进行着科学的组合配伍，名目繁多的锣鼓点子，变化复杂的节奏，规范严谨的伴奏程式，分门别类套路清晰，表现力十分丰富，用途极为广泛，成功地塑造出许许多多、形形色色、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。打击乐能准确表现人物的喜、怒、哀、伤、惊、疑、思、羞、痛……各种情感上的变化，七情六欲，唱做念打，无所不能。京剧武场，决不能等同于街头上秧歌队的锣鼓镲，更不能模糊地认为，武场只是一种力度的象征，只要身体好，有把力气头的人就能干得了的工作。武场艺术，是一门品位高深，非常精细严格的伴奏艺术。拿一名普通的锣钹演奏员来说，不坐上几年大科，没有个十年八年的专业功夫，是很难胜任工作的。俗话说：“十年能培养出一个像样的演员，但不一定能培养出一位鼓师。”一语道出了武场的深度与难度。据知，京剧剧目有五千出以上，就目前经常上演的传统剧目，也有三四百出左右，再加上一些新编历史剧、连台本戏、现代戏，那更是数不胜数。京剧文武戏齐头并重，生、旦、净、丑行当齐全，表演十分丰富，名家流派色彩纷呈，各具风韵。即便是同一出戏、同一段唱，因师承门派的不同，打法、拉法也不尽相同，各有千秋，往往差之毫厘，谬之千里。锣鼓演奏不是凝固僵化的，也不是孤立存在的，更不是歌舞演奏员在那里搞独奏。他要伴奏人物打戏，所奏出的每一锣每一鼓，都应该是有生命和思想情感的，同样和剧中人物表演一样，演奏员需要全身心的投入，动心动情

万方数据

地去伴奏，熟知戏情戏理和人物关系的来龙去脉，再加上本人的娴熟技艺，炉火纯青的功夫，才能准确地塑造好人物，使表演有声有色、有血有肉，使演出获得成功。由此可知，作为一名称职的鼓师和琴师，他们的工作量有多么的大，任务是何等的艰巨，得需要多么高深的功力和技艺。“活到老，学到老”“艺无止境”，这是艺术家们一生实践经验总结，也是他们执着追求的课题。

打击乐伴奏贯穿于全剧的始终。从早期的开场表演形式“跳加官”，野台子戏前的“打通”，到终场的“金榜送客”和止戏的“尾声”；以及幕前幕间，各场次的起承转合，人物的上下场，唱做念打等，时时刻刻、方方面面、由始至终，都没脱离开锣鼓的伴奏，即锣开锣止；其表现为十分丰富，应用得相当广泛。在武戏里：它可以用于伴奏出征发兵、调兵遣将、押运粮草辎重、布阵设埋伏、陆战、水战、夜袭，表现硝烟弥漫的战场，两军对垒的殊死搏斗。像《雁荡山》、《金山寺》、《挑滑车》等。在文戏中：锣鼓同样能发挥其功能和效用。如伴奏宫娥嫔妃们身着凤冠霞帔，珠光宝气的上场，表现其美丽端庄的高雅气质；烘托皇帝临朝时，那种前呼后拥的威严气派，金銮宝殿辉煌的壮观场面等。另外，它还可以用一些单锣细鼓的演奏手法，描绘山青水秀的田园风光，农耕田垄，人们安居乐业丰衣足食的生活。像小家碧玉，美丽天真的少女做针线活、打扫房舍、喂鸡养鸭，以及少女初恋时的那种复杂羞涩的心理变化，眉目传情的细腻表演，可谓清新淡雅，令人赏心悦目。如《拾玉镯》孙玉姣的喂鸡洁舍习练针黹；《花田错》丫环春兰的搓麻绳，纳鞋底做针线活；《铁弓缘·待嫁》陈秀英身披嫁衣，等待花轿临门时的那段载歌载舞的表演，与音乐锣鼓配合得珠联璧合。打击乐既能烘托婚礼、庆寿、贺功等大摆宴席的欢乐场面；也能衬托灵堂祭祀时的悲哀气氛；还可以伴奏风烛残年的老翁、嗜婆、疯妇、乞丐、病入膏肓者，表现他们举步维艰、神情呆滞、衣不遮体、食不果腹、步履蹒跚、跌跌撞撞的神态动作。如《洪羊洞》的杨延昭，《遇皇后》的李后，《豆汁记》的莫嵇，《清风亭》的张元秀，《失子惊疯》的胡氏等。无论是帝王将相、才子佳人、平民百姓、男女老少、犯妇走卒、旗锣伞报；文的武的、善的恶的、　美的丑的；各种人物的上下场，大大小小的过场戏，舞蹈身段表演，喜怒哀伤的情感变化；吟诗打引子、念白、演唱，一伸手一投足，一个眼神的变化，都能用锣鼓准确地体现出来。要说用武场表现喧闹场面不足为奇，但要将其用于伴奏万籁沉寂，夜静更深的环境气氛，乃属一绝。例如《三岔口》的演出，是在几万度或几十万度的舞台灯光照耀下进行的。剧中人任堂惠与刘利华，却能表演出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室内，深夜时分的一场搏斗厮杀。表现其寻觅碰撞时的机敏反应和高难度的翻打技巧。有时静得连刀风声都听得见，似乎让观众感觉到，听到了他们紧张剧烈的心脏跳动和急促的呼吸声。在此段摸黑开打里，没有一句台词和演唱，更没有使用任何一件管弦乐器来伴奏，只有锣鼓的紧密配合。打击乐的演奏，时而急如暴风骤雨，时而轻细微弱如蚊；时停时奏，起伏跌宕，扣人心弦。演员们的维妙维肖的精彩表演，与乐师们精湛绝伦的伴奏技艺融为一体，彼此配合默契，相得益彰，令观众如醉如痴，掌声、笑声，不绝于耳。为此，国外的艺术评论家们，曾给于该剧很高的评价，被誉为世界上绝无仅有的，魅力无穷的东方艺术。除此以外，打击乐还能结合剧情，通过人物表演，以其鲜明的节奏音响，来模拟一些水声、风雨声、火声、电闪雷鸣；表现熄烛、叩门、射箭、起更、斩首等效果；以及人物冷暖嘘寒的情感动作上的变化。同时，它还经常用来伴奏某些神话体裁的剧目，表现神仙腾云驾雾，上天入地，妖魔鬼怪呼风唤雨，阴森恐怖的场景；獐狍野鹿，虎犬兔蚌类的跳形过场等。

总之，京剧艺术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艺术。它是由剧本文学、人物表演、音乐伴奏、舞台美术若干方面组合而成的，缺一不可。就京剧音乐方面而言，它包括的内容有：唱腔、曲牌、锣鼓经、管弦乐器和打击乐器伴奏等。锣鼓在演出中是起主导作用的。它能配合演员的表演身段，调节唱腔念白的节奏韵律，渲染抒发人物的思想情感，烘托环境气氛，承前启后融汇贯通，保持整个演出于圆顺通畅中进行。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，京剧锣鼓无论其性能、作用、地位以及所达到的效果，都可以这样形容：锣鼓的伴奏好比一株花卉的绿叶，起到了陪衬烘托的作用；或者说它是植物的根或茎，因为它是戏曲的根基和命脉，有着供给与支撑的功能；再或说它是一朵红花，犹如万绿丛中一点红，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。锣鼓的演奏使人振奋，使人动情，充分地展现了京剧艺术统一和谐的美。锣鼓是京剧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因此我们称锣鼓是戏曲的中枢，是戏曲的命脉，是京剧艺术之魂。

（作者系黑龙江省京剧院鼓师）

责任编辑　原旭春

万方数据